

无聊才写书

SHAOYANXIANG ZHU
WULIAOCAIXIESHU

邵燕祥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蝥蛄丛书 GUOGUOCONGSHU

无聊才写书

邵燕祥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 1 号

无聊才写书

邵燕祥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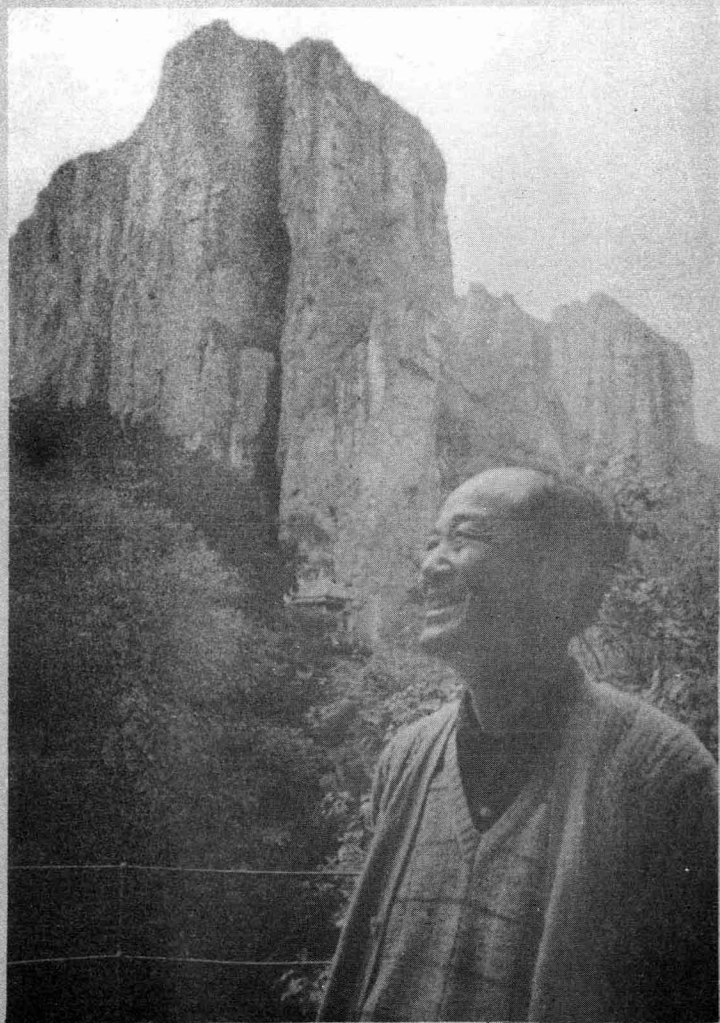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87 千 插页: 2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04-01965-2/I·307 每册: 5.15 元



目 录

新碑与旧碑.....	(1)
说欺骗.....	(4)
冬日的花和鸟.....	(7)
不合时宜.....	(9)
名岂文章著	(12)
柳絮二记	(15)
草木二篇	(18)
桃林何处	(21)
官话抄	(25)
法与人与马	(29)
张友鸾拍案一怒	(32)
谈绑票	(35)
舞蹈语言	(38)
听《小白菜》有感	(41)
穷小子和富家女	(45)
树倒猢猻不散说	(49)
我代表我自己	(54)
主义与精神	(57)

深刻	(61)
于无声处听警钟	(63)
说赌	(66)
蚊蝇不是敌人论	(70)
读一篇幻想小说	(73)
骗亦有术	(76)
官话	(79)
游记难写	(82)
说“向东流”	(85)
舒群印象	(87)
一瞥钟情过温州	(92)
称号的背后	(98)
买脚盆的故事.....	(101)
衣服篇.....	(104)
说“该”	(109)
说得意.....	(111)
戒酒良机.....	(115)
关于幻想.....	(118)
罪与非罪.....	(122)
所谓高等华人.....	(125)
读匿名信.....	(129)
读报随笔.....	(133)
六年：四〇〇〇〇人	(136)

流氓与文学·····	(138)
闲话沧桑·····	(141)
生死两荆轲·····	(145)
说奴才·····	(149)
关于耳光·····	(152)
树著丑花·····	(154)
说匿名·····	(156)
眼睛·····	(160)
长话短说·····	(162)
后记·····	(166)

新碑与旧碑

陶然亭旧有鹦鹉冢、赛金花墓、高君宇石评梅墓，现在只剩下高和石的墓了。这正如西湖边旧有苏小小墓、武松墓、岳飞墓、秋瑾墓，现在也只剩下岳飞墓和秋瑾墓了。

这样说，我并不是感叹各处的墓日见其少，不如说我倒是不愿见以墓葬为纪念的事日见其多。把尸蜕或骨灰安放的地方加以突出，我总以为不是最好的名副其实的纪念，虽然积重难返的心理和习俗不是不能理解的。萧红墓从浅水湾迁回羊城，似乎不必再迁回呼兰了。蔡元培墓仍在香港，又何伤他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北京大学民主精神的先驱呢？

在1949年以前的二十几年间，知识界一般也只知道高君宇参加过革命活动，不知道他的共产党人身份；而高君宇之知名，多半是因为他1925年早逝之后，他的伴侣石评梅为他营造的墓。若非作为石评梅的爱人的身份，单凭他是共产党人这一点，要存墓立碑，也难。高墓在陶然亭野水一湾，山阴背后。树有方尖碑，除了简历外，铭

刻着这样几句话：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法挽住你迅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在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 梅

三年多以后，石评梅也病逝。她在北京女师大的同事，把这位《涛语》和其他一些情真意挚的散文的作者，与高君宇合葬。

五十年代后，陶然亭逐渐辟为公园。这座墓也略加修葺。墓前两座方尖碑，并列在一方台坪上。记得1985年清明，不但有中小學生来祭扫，我还见到高家后人（多半是高君宇之弟的子孙）来献的花圈。石评梅的散文，八十年代重见选辑出版，高君宇（原名高尚德）的名字也见于有关二十年代初一些回忆录和文史资料当中了。

最近偶过此墓，见台坪前正中兀然出现一块书写着“高君宇烈士之墓”的石碑，敦实厚重，在

咫尺之间，使多年并列在那里的两座方尖碑相形见绌，显得单薄清瘦，甚至憔悴枯槁了。这座丰碑之前，偏左，有一方长宽厚大致相仿的石碑，大书“高君宇烈士墓”，标明属于北京市革命烈士遗迹重点保护单位。两碑都建于1987年。用意自然是尊崇先烈，并且使墓碑规格与烈士身后应享的待遇相当（高曾为中共二大中央委员），无可厚非；不过可能因各地“烈士遗迹重点保护单位”规格划一，对此处环境，特别是原有的墓碑在历史上的意义、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考虑较少，形成这样的格局，不无欠商量处。

正中碑背的文字说明，更准确地表述了高君宇烈士的共产党员党籍及党内职务，补充了旧日碑上由高君宇之弟所写履历之不足。与高同墓的石评梅，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革命者，至多算是革命者的家属吧，或者竟连家属也不算，碑文无一语及之，既合体例，也可理解；石评梅女士当年建墓树碑时不会想到这一些。她之于高君宇，是只有一腔眷爱，别无所图的。有她那些清纯的散文可证。心有不安的是我们这样的凭吊者，这大概因为我们终还未能超脱于世俗观念的局限吧！

1989年10月16日

说 欺 骗

不问世事，凡数月矣。步履所及，耳目所接，以过市井日常生活为满足，不意仍有小小的不快，如购得刮脸刀片一试，比原先已报废的旧刀片还钝，仔细审视，包装商标既不相符，包装中的刀片也是用过的；又如洗衣机才修又坏，送到别一处检修，发现其中电动机已成名副其实的旧货，大约就是前次检修的结果。

悻悻然之余，除了自嘲新旧不辨以外，不免想到人的素质这个旧话题，而起码的要求叫作诚实，这该不算唯道德论吧？

然而想到或有例外：“兵不厌诈”嘛。但兵戎相见的是敌对双方，能够推而广之么？

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然则在政治斗争中，也不排除“诈”或“准诈”了。“政治无诚实可言”，似乎言之成理。但这是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政治手段的。

无产阶级应该怎样？鲁迅生前不算是无产阶级的发言人，但去世后他的许多言论被“无产阶

级”所追认。他就嘲笑过向敌人告密而自诩“一生没有说过谎”的人。

在政治斗争中，对敌人讲不得什么诚实，宋襄公之仁毋宁说是可笑可悲的。对敌人施以迷惑、欺骗，不仅是可取的，并且是应有的战术。

我们从过去国共斗争历史故事中看过许多这样的例子。

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在私设和公设的各种“公堂”中，把“兵不厌诈”的原则贯彻实施到真实的与假想的敌人头上，也就因而顺理成章了。

我不能断言商业服务业中有欺骗顾客行为的人，都在主观上自觉地以顾客为敌人，为专政对象；但可以说，任何欺骗都包含着敌意、进攻性的或戒备性的。就整个社会来看，有几分敌意就有几分欺骗，充满敌意的社会就充满欺骗，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等等，而诚实只在敌意的确隙和夹缝中偶然苟且偷生。

诚实：这普普通通的两个字，属于道德的范畴，道德却不是真空中的独立存在。没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就没有诚实这一道德文化现象生存的空气和土壤，任凭呼唤“魂兮归来”也无用。

至于被欺骗招唤来的诚实，不管是化妆成欺骗的诚实，还是化妆成诚实的欺骗，都只是欺骗而再也不是诚实了。

诚实实难！

撇开街头巷尾的鼠窃狗盗不说，纵观一部二十四史：官愚民而民甘受愚，上骗下而下受其骗，则大抵可谓治世；官愚民则民愚官，上下交相骗，斯为乱世。

1989年10月27日

冬日的花和鸟

立冬已过。甜甜在窗前喊：看，阳台上真是鸟语花香了！

阳光疲弱，但是照到依然红艳的串儿红上，就焕发出光辉来，它旁边那盆菊花倒是经霜凋残，只是还没有落，像是一朵朵雨打风掬的纸花了。阳台栏杆上的韭菜兰、吊兰，还都是一蓬一蓬的绿。说花香是夸张，花草们的确在燃烧着。

没有别的鸟，只一群麻雀，吱吱喳喳，在栏杆上下、花盆中间跳上跳下。隔窗人语，它们全不在意。我知道，自从夏天米袋里长虫子，把几个米袋摆到阳台上吹风，渐渐地就被麻雀发现，渐渐地早晨四五点钟就有麻雀飞来。家人怕鸟屎落进米里，没人时就把袋口掩上；饶是这样，麻雀们啄不到米粒，还在那里呼朋唤友，吱吱喳喳。我忽然悟到，它们吱吱喳喳的，也许就在咒骂主人的吝啬了，尽管听着还是那么尖脆，那么絮叨，婆婆妈妈的。我掏出一把米，匀匀地撒在花盆与花盆之间。待晚上去看，已经啄食得干干净净了。

四望萧杀，我多么珍惜这鸟语花香的小小世界啊。只为了这一念，我对不起花草们。一夜寒潮，降到零下几度，等我想起白菜还要防冻，去看阳台的栏杆时，盆底结霜自不说，吊兰纷披的秀叶已经蔫了，病歪歪地散落下来。串儿红也红泪斑斑。连忙都搬到屋里来。阳台一下空落落的了。

我想，麻雀们还会来的吧，米袋仍然放在阳台上呢。我又掏出一把米，匀匀地撒在栏干上。

早晨醒来，却听不见麻雀叫。下午隔窗望望，栏杆上的米粒还在，也许少了几颗吧。

成群的麻雀竟不再来。

原来它们集会在我家阳台上，竟不仅仅是为了米粒，而是因为有绿叶红花，烘托得冬日阳光也暖了？

也许它们真是“瞎家雀”，没有了花盆的信号就找不到众多阳台中的这一处了？

我不知道。我不懂花，也不懂鸟，不配做它们的朋友。

1989年11月22日

不合时宜

那是1968年的初冬吧，我从房山路村回到家里来，把行包放进家门，就到米市大街宝泉堂——也许是东单北的汇泉池去洗澡，记不清了。

进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似乎冷冷清清。冬天的澡堂，应该掀开棉门帘，热雾蒸腾，人语喧响，灯明火旺的。我喜欢这种气氛，温热三池泡过以后，可以到床上舒舒坦坦一躺，呷两口茶，眯一小觉，尽管你不必跟谁搭一句话，但大家来此，赤条条本来面目相见，全泯了身份、地位、职业、文化种种差别；在水里不忘喊两嗓子的老戏迷，跟互相泼水相嬉的孩子都有童心，各行其是，搓背的师傅不以自己为低人一等，按着程序按部就班地“收拾”你，而你也把身体发肤一百多斤陈于祖上，全交给那位师傅……

我一下还说不清异样感觉的全部内容，只对一位走过来的年纪稍大的师傅，冒了一句“怎么搓背也取消了？”

那位师傅顿时定住，两眼盯住我，五秒钟？十

秒钟？总之是狐疑、警惕、惊诧……脸上肌肉痉挛了一下，嘴呢，欲开又闭，然后把手巾把儿搭上肩，默默转身而去。那打量我的眼光，象钉子楔进我的脸，我的心，二十多年，记得清清楚楚。

老师傅没有说话，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是想：这家伙什么意思？是挑衅？是试探？看我们“破四旧”够不够坚决？抓住话把儿好敲打我们？

他是想：莫非你从外国来？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动你不知道？说一句话惹多大祸你不知道？你是跟自个儿过不去，还是跟我们过不去？你我不知道保留“四旧”就是“封资修”，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破四旧”就是反革命？

他是想：你是开玩笑，逗我们玩儿？你有多大胆子开这样的玩笑？敞开儿是个“二百五”！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看你象个念书的人，整个儿越念越糊涂！于是老师傅转过脸去，先给我一个后脊梁，让我自去填补空白，面壁反省。

呜呼，我之几度不得见容于人者，不合时宜而已矣。

又过若干年，浴池业恢复修脚、搓背，我已迁居，曾到附近浴池偶一试之，却发现搓背似也